

文章编号: 1006-7329(1999)03-0056-05

从家院到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空间中心谈

11
16-60

魏皓严

(重庆建筑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400045)

TU84-113
TU-098-1

摘要 中心是人类文化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人类的立足点。通过对中国古代城市空间中心的研究,归纳出聚、居、事、思、逸、礼、市七个方面的特点,由此分析出中国古代城市空间文化的深层内涵,对于我们思考城市空间的历史承传不无益处。

关键词 城市空间;中心;家院 中国,古代城市,文化

中图法分类号 TU-024

文献标识码 A

单纯概念的空间对于人类的生活而言意义不大,城市空间远非如此,它是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表象存在的,经济、制度、精神、价值即文化整体的四个层面^[1]都对其颇有映照,其中价值取向尤为重要^[2]。价值的作用是提供经济、制度以及精神的基准点,即中心。中心是人类文化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也就是秩序与结构的顶点。就空间知觉而言,对世界的定位与定向也是从中心开始的,中心的确立意味着人类确定了自己存在的立足点^[3],因此,本文按此所设定的概念对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中心进行研究,归纳出七个方面的构成特征。

1 聚

人类社会一旦形成,空间上的第一表现就是聚集,而聚集的稳定就产生城市、乡镇与村落,其中城市是最高层次的,中国古代也是如此。由于聚,社会的各种文化形态在城市中集中反映了出来,城市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无论是中国、埃及还是希腊,城市空间的密度都远远大于乡村。从一个广大的地域来分析,城市是人类以整体的方式凝结成一个立足点,而且是最高层次的立足点,以此控制它所统辖的地域生活。

但是,聚只是一个普适性的抽象形态,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目的与方式进行凝聚,其特殊性就在于聚的中心反映的是怎样的文化性质。

“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是自商周那种城邑国家组织开始,血缘亲族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

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商周时代的宗法亲族组织,转形为秦汉以后的宗族组织,又转形为唐宋以后的姓氏亲族组织,再转形为明清以下直到近现代的乡党家族组织,虽然在形态上历经演变,但其基本结构却一直保持不变,并沉积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价值系统的深部,主导着中国的全部文化现象。实际上,经常被国外史学家叹为历史之谜的中国文化的那种巨大的内聚力、再生力,那种连续性和迟滞性,其秘密,正根源于此中。”^[4]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是以一种广义上的超越了小家庭并延续了漫长历史的“家”的理念形成这种凝聚的,也就是《礼记·礼运》所云“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中国的传统村落多以姓而聚,如“张

收稿日期:1998-11-12

作者简介:魏皓严,(1971-),男,贵州省贵阳市人,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

庄”、“李庄”、“林家村”都可看出这一特征。但高级别的聚所如乡镇、州府、帝都因其功能复杂,不可能只是一个家族的聚居地,但是渗透了家族意识的文化观念虽然在这一层次越过了血缘的限制;却仍是以家族的方式进行政治及观念上的统治的。皇帝称为“天子”,各地行政官员称为“父母官”,更有“君臣如父子”的说法。所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城市是以“家”的理念进行凝聚的。

在这种凝聚中,家长成为中心,所以,帝都是全国的家长,府城是州郡的家长,县府是各镇域的家长,镇则是乡村的家长。

2 居

“一般认为,城市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传说中的夏禹传子而不禅让,标志着已进入私有制社会。产品的剩余产生了交换,交换产生了城市。其实中国文字中最早出现的城,不是今天的城市概念,更非商业活动形成,而是‘首脑人物’的驻地,或者是皇亲国戚、有功之臣的驻地。《左传》说:‘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综观上述,城是特殊人物的驻地,是为了区别百姓对驻地名字的叫法不同而已。因此,可认为中国最早的‘城’是‘礼制’的产物。

当然;这些特殊人物的驻地,总是优先得到保护和发展,又是因为防护的需要,而演变成城池、城廓诸概念。从这条脉络看,城也远非贸易所生,而是水利所生。”^[1]

所谓水利所生,不外乎为了生活用水与农业用水,就城市而言,主要是生活用水,(对水的依赖,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是为了居住。所以,中国古代城市作为“礼制”的产物,首先是为了居住。“居”成为城市生活与空间构成的中心。

“居”是“家”这一理念的主要生活形态,由于“家”的理念是建立在伦理与亲情之上的,这一特质从根本上与为利益的交往——商业活动相矛盾。缘于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商业活动一直受到抑制,之所以能够存在,起初实在是社会生活不得不然。

更由于农业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生根源。土地在古人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家”的营建也意味着获得土地,反映了对土地亲近的心态。因此,《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王城规划意匠源于当时土地所有制的特殊形式——井田制并推广到城市乃至家院形态的各个层次,所以中国家院的居住形态满怀着拥抱大地的深情。

3 事

“事”指工作与做事。既然以“家”为载体的“居”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生活与空间构成的中心,那么“事”必然表现出了对家的依恋,工作与居住相结合也就成为了一种典型的社会形态,反映到空间上,就是居住空间与工作空间并置。

通观中国古代社会,事居一体随处可见:宫城不但是天子居住的地方,也是办公议事之地,即“前朝后寝”;郡太守、县老爷也莫不如此,府衙、县衙既可工作,也可生活;即使到了平民阶层,什么铁匠铺、药铺、酒肆、豆腐店等等,只要有可能,也都是临街开店,后面作家院;官员们议事、会晤通常是登门拜访;而婚、丧、嫁、娶等一系列活动往往在家里举行。简言之,重要的社交活动皆于家院中展开。

作为居的家其含义由此得以推广,空间形态亦随之精细。

这样一来,整个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心就散置于各类家院之中。

4 思

“思”是人类追问生存意义的根本方式,它表现为哲学与宗教。城市作为聚居之地,其形态之中

必然包含了对生命与宇宙的理解。这可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整个城市及各类建筑的空间形态;二是将“思”凝聚成某种空间模式。前者涉及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外的城市结构与建筑结构;后者涉及作为“思”的一类精神场所或建筑。

现在全世界许多学者都认为最初的城市不是作为市场或者堡垒,而是作为礼仪中心产生的,这与前文所述也相吻合。可见,就第一方面而言,东西方甚为共通,而中国由于“家”这一形制的全方位普及,因此从整个城市到个别的建筑群都遵循着较西方更完备的宇宙图式,即河图、洛书与九宫图,并顺应八卦天理,这与对土地的依恋(井田制产生的渊源)也不无关系。西方城市从整体空间到个体建筑并没有如此全面的同构现象,它们更倾向于第二个方面——将“思”凝聚成某种空间模式,即形成专门的精神空间——教堂、神庙等以及它们面前的广场公共空间体系,城市各级空间也围绕着这一系列精神空间展开。而在中国,寺院是不会象欧洲中世纪教堂那样具有强大召唤力的。

从深层次看,这种现象受双方的哲学思辩影响甚深。西方(以希腊为代表)将存在作为一定的对象用数的方式即理性进行二元论式的研究,将人、神、天、地分割解释;而中国古人以老子的“道”作为哲学主流,再加以后世禅宗的照应,成天地人相合,物我为一,恍兮惚兮而又生生不息的存在方式——这一特点在古典园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于城市整体,园林空间处理的诸多手笔也渗延开来,反映了中国城市的严整序列与步移景异两种特质,前者以帝都为甚,后者在江南或川东一带人文气息浓重或者地势自由变换的城市显现得较为突出。

“思”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的中心,象老子的“道”一样神秘飘逸地游离在城市整体空间与家院园林之中。可以认为,不同于西方,“思”不具有至上地位的专门精神场所,而是漫不经意地显露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看一看江南的小镇,徽州的民居,“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6]的杭州城,斜阳夕照下威严舒展的古都北京……我们都能感觉到弥漫着儒释道精神的宁静的沉思之韵。所谓意境,便也从这玄想中浮现。

5 逸

“逸”指散失与消逝。

陶潜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描绘的生存境界一向是士大夫阶层的人生梦想。这一阶层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中坚。以他们为代表的整个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之中蕴育出了举世无双的山水文明。子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漫观中国古代的众多绘画艺术作品,只要是涉及建筑的,无不与山水树木融为一体,这种观念与“道”正好是相得益彰,将人文山水化,将山水人文化,将天与地、人与神聚合于山水情境之中。

士大夫们为官时家院中多种梅兰竹菊以养性情,告老多要还乡;或愤恨朝廷,亦多半归于故里,这不但是—种“对家”的依恋,更是一种对山水的依恋。一大批的文化智者就隐逸于这一大片山河之间,家院与山水相依相亲。

再返观城市乡镇,在家族精神所倡导的非利益性观念与山水文明的心态驱使下,中国古代的城市怎么可能不是散逸状的呢?城市的实体形态怎么可能不被消解呢?又怎么会出现密集高耸的欧洲中世纪教堂式建筑呢?而在城郊之处的山峦之间反倒会有那么一两座塔点缀于苍天之下,厚土之上;从“清明上河图”我们也能看出,即使在闹市中,也穿插着绿树几许。

用现代人的观念来理解,中国古代城市作为中心恰恰是散逸的,这种聚居中的散逸不正带着几许阴阳互易的辩证观吗?

6 礼

前文已经提及，家族宗法以及等级礼仪自来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核心，天下为家即家天下。到了城市，当然也是按照家的礼制来加以统筹了。

城市空间整体作为“家”的显象，中心非家长莫属。再与九宫图映照，择中而立，城市平面几何构图的中心也就是皇宫、府衙、县衙所在。这一中心是特权人的神化与神的人化，天、人、家相合于家长之家。

在体现家族等级制度的空间礼制较为完善的历代帝都，由于森严的等级以及血缘家族的自我封闭意识，造成了个体家院的完备与封闭，也就是家院对里坊封闭，里坊对城市封闭，层层封闭的结果使得城市这一大家始终营造不出个体家院内自由渗透的空间氛围，城市生活也显得缺乏凝聚力与活力。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宋朝。

反倒是家长等级不太森严的地方乡镇弥漫着浓郁的人情味。

就社会制度而言，城市这一大家依靠等级礼仪而不是开放所形成的向心胜，不是提倡民主的今人所能认同的。

7 市

市指市场，原意为买卖的地方。唐长安时设有东市西市，专门作为市场，居住区划分为里坊，“一般居民只能在坊内开门，只有贵族及寺庙可以向城市街道开门。不仅如此，就是坊门也只允许在日出或日落时，定时敲钟击鼓关启，”^[1]可见，当时的城市生活是管得很严的，这是等级礼制的表现。对于社会整体中的人来说，交往是不可避免并乐于进行的活动，老百姓不可能整天呆在家里。

虽然商品经济活动在中国古代是受到压制的，但是它所体现的超越等级、自由来往的精神却是被平民阶层的心理渴望所接纳的——即便这种渴望只是一种潜意识。

这种潜在的精神力量与社会交换不可遏止的发展一起促进了古代城市空间的革命，到了宋代，政府不得不在城市如开封府施行厢制，按现在的话说，商业网点不再局限于专门的“市”，而是沿街展开，并与居住街坊互渗，形成人味十足的带型公共空间。“在沿街店铺及贵族宅第后面，建筑密集的院落式住宅。宋史记载：‘其后封闭空处，团转屋盖，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庶民居此。’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留下了北宋京都开封街坊风貌的生动记录。先让我们看看宋·孟元老对当时清明节这天的记载吧：

‘坊市皆卖稠饮麦樵之类，都门斜阳御柳。’

‘土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皆如市。往往就芳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怀盘，互相劝酬。都市歌儿舞女遍满园亭。’（《北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8]

我们可以从上面贴切的描述中感觉到隐于金钱之后的人性往来。正是这些体现为“市”的空间破解了个体家院的封闭，成为城市真实生活的中心与脉络，只有在这时，寻常人家的故事不断发生，也只有在这时，整个城市被附着了“家”的别一种情境。

“市”的发展，使城市生活走向繁荣，其典型例子是南宋时的杭州城，不论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还是娱乐文化都日益多姿多采。“歌台、舞榭、奏楼、酒馆、勾栏瓦市、僧院、庵舍、祠堂、寺庙遍布城内街巷。旅游之风也盛，赏玩殆无虚日，一年十二月，几乎月月有民俗活动。正月初一‘南至龙山，北至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前街后巷，僻巷亦然’……诗人杨万里有诗道：

户户游春不放春，
只愁春去不愁贫。
今朝道是游人少，
处处园亭处处人。

……虽然豪华奢侈,但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中国古代都市的社会生活是大街小巷、园林、广场等公共场所敞开、露天进行的,和现代的社交活动多在高楼大厦窗帘密封的室内比较,具有开放性、群体性和水平性,……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情味。”^[9]

南宋小朝廷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软弱,但反过来一想,倒是这种温和的政治风气,造就了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家长等级制度之后的浓郁的民主气氛、勃勃的生机与大众生活形态的丰富。家院的封闭被破解之后,家长特权被削弱之后,城市整体空间反倒真的“家院”化了。

“市”所映射出的是“俗”文化,但恰恰是“俗”文化,才真真正正是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生活实在。从某一种视角来看,“市”才是城市的活力与归属的源泉。

8 结 语

通过以上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中心的特征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形态范畴内,古代城市的中心在整体上的实现不是依靠某一个物象(包括形式、色彩、尺度、方位等)上明确的中心而实现的(皇城、府衙是方位明确的中心,却并未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中心不断地处于对自身的消解之中,所有类型的建筑几乎都被赋予一种相同模式的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心目中的中心超越了物象,而返观于情境,因此这种城市空间相当逼近于人的心灵。消解并没有使中心被破坏,反而使之蔓延伸展、彼此相望,从根本上摆脱物我对峙而获得人与城市的合谐。

参 考 文 献

- [1] 参何新. 危机与反思[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18
- [2] 参何新. 危机与反思[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26~34
- [3] 参诺伯格·舒尔茨. 存在·空间·建筑[J]. 建筑师 23期, 229
- [4] 何新. 危机与反思[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75
- [5] 丁俊清. 中国居住文化[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 45
- [6] [宋]柳永. 望海潮[M]
- [7] 丁俊清. 中国居住文化[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 103
- [8] 丁俊清. 中国居住文化[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 104
- [9] 丁俊清. 中国居住文化[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 109

From Homecourt to City——Urban Space Center of Ancient China

WEI Hao-yan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Jianzhu University, 400045, China)

Abstract Center means a starting point and an end point of Human cultural behavior and it means a foothold for human beings as well. By studying Chinese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this thesis concludes seven characteristics: Gathering, Residence, Working, Thinking, Leisure, Etiquette and Mart. From this we find co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 culture, that will be of beneficial to inherit tradition of urban space for all of us.

Key Words urban space; center; home - court